

瓦希列夫斯卡原著

葉克 改寫

華君武 繪圖

人民出版社出版

虹

縮寫本

商務印書館

PDG

虹

(縮寫本)

瓦希列夫斯卡原著
葉克改寫
華君武繪圖

書號：0875

虹（縮寫本）

原著者：	瓦希列夫斯卡
改寫者：	葉克
繪圖者：	華君武
出版者：	人民出版
	社
	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）
發行者：	紅學書店
印刷者：	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
	（阜成門外北禮士路）

根據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一九四九年八月版修訂重印

1—5,000

一九五一年一月北京初版

目錄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失氣節，卜霞綺姘頭 | 恨蘇奸，大娘罵爛貨 | 一 |
| 第二回 | 賊告密，袁林娜被審 | 兆吉祥，村子裏出虹 | 五 |
| 第三回 | 不招供，袁林娜受刑 | 送麵包，血濺窗戶口 | 一〇 |
| 第四回 | 鬧怪事，渠裏跑死屍 | 挖門洞，馬柳琦葬子 | 一五 |
| 第五回 | 缺糧草，德寇逼蘇奸 | 訂計劃，五人被拘禁 | 二〇 |
| 第六回 | 爲人質，義婦險上套 | 恍然大悟，柳琦養孤兒 | 二五 |
| 第七回 | 再逼供，德寇殺嬰孩 | 爲祖國，袁林娜殉節 | 三〇 |
| 第八回 | 賊心眼，德寇勸姘頭 | 倒潑水，巧遇游擊隊 | 四〇 |
| 第九回 | 獻殷勤，司令部算賬 | 設埋伏，賈德禮落網 | 四四 |
| 第十回 | 顧爾泰，怒打事務長 | 查忤之，受氣發牢騷 | 五一 |

第十一回	找給養，德寇搶雞牛	飛機來，村莊鬧哄哄	五
第十二回	夏洛夫，帶恨殺淫婦	謝久克，偷襲德砲兵	六
第十三回	夏洛夫，夜襲司令部	謝爾格，冒彈炸窗戶	六
第十四回	冒砲火，顧爾泰逃命	女英雄，槍托打德會	七
第十五回	葬烈士，萬人同悲憤	滅德寇，村裏再出虹	七
後記			七

第一回

失氣節，卜霞姝姘頭
恨蘇奸，大娘罵爛貨

在蘇聯烏克蘭的烏瓦洛夫城附近，有一個村莊。這村莊建立在一座不高的山上，幾里路以外，就都是黑密密的大樹林，在革命剛成功不久的時候，這就是那些逃亡的白匪藏身的地方。革命以後，這裏也和別的村莊一樣，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集體農場，這真是一個數一數二的富足的村子。這裏的人，總是常常哼着烏克蘭的歌，處處有年輕娘兒們的歡笑。大家真是相親相愛，過着自由的、幸福的、昇平盛世的日子。

一九四一年，德國人打來了，把這村莊完全弄毀了。這裏有三百戶人家，每家的壯年漢子都當兵去了，盡剩下些老頭子、婦女和小孩。真是『患難知朋友』呵，這些人在這個災難的年頭，有些人英勇的犧牲了，有少數的投降了德國，真正把人民考驗了一下。在這小小的村莊裏，真也出了不少的英雄好漢和可歌可泣的故事。現在單說村中一位叫夏洛夫的，以前討了一個老婆，叫卜霞，這女人很愛打扮，常常搽胭脂抹粉的，也愛賣弄風情，就是不愛作事，只想吃現成

飯圖個舒服。夏洛夫參軍以後，只好把她丟下在家，和鄰居們一塊共艱共苦度過那兵慌馬亂的日月。那知她不學好，只顧自己眼前舒服，不管國家的奇恥大辱，就和駐村的德軍上尉勾搭上了。這位德國上尉叫顧爾泰，說得一口漂亮的蘇聯話，又正是軍中寂寞，自然樂得這件好事，於是就找了幾間房，把卜霞正式的養起來。還騙她說，將來德國打完了仗，就把她帶到里津去享福。不過，現在也還是窮困，一來德國人是不會帶着好東西到蘇聯來的，二來村子在德國人快來的前兩天就空了，糧食、牛油，凡是能够吃的東西都埋藏了，老百姓自己只留一點土豆子，也是東藏西埋的。朋友鄰居呢，自從她和顧爾泰睡到一塊以後，就都對她疎遠了。這位德國上尉差不多整天忙着害人，殺人，白天難得回家來，就是晚上回家睡睡覺，這個嬾婆娘只好孤孤單單無人理睬的悶在家裏。她的那位女房東，是一位快五十歲的老太婆叫費多霞，雖說卜霞是住她的房，可是有着上尉顧爾泰的勢力，也就把費多霞作用人呼來喚去，不放在眼裏。做飯，洗衣服，打水都得做，費老大娘當然很不高興，也整天嘟着嘴。這一天，費老大娘剛從外面提水進門，就聽見還沒起床的卜霞不耐煩的說道：『怎麼這樣久呢？簡直等不着你呵！』老大娘不答腔，就把水倒在爐子上的鍋裏，把劈柴加進爐子去。卜霞生氣的說道：『倒杯水來，我要喝水！』老大娘冷冷的答道：『水在桶裏，你拿吧。』那一個也不放鬆，頂了上來：『你等着吧，丈夫回來，我會告訴他的！』老大娘不答腔，就動手來刨土豆子。

提起卜霞的姘頭顧爾泰，在村子附近幾十里是人人知戶曉，頂頂有名的劊子手，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爲什麼費老大娘敢和卜霞吵呢？其中有一個道理，那就是一個『恨』字。真所謂『拚上一身剮，敢把皇帝拉下馬』，費老大娘真是橫下心了。她是一個寡婦，只有一個兒子叫費西禮，是集體農場的好手，這一次參軍，和別的紅軍一塊被德國兵在本村槍殺了，現在，死屍還躺在村東河邊的山谷裏，德國人不准埋，就讓他們擱在野外。幸喜現在是隆冬臘月，冰天雪地，不發臭，不長蛆，可是嚴寒把他的臉變成了黑鐵，腳好像樹皮似的都凍裂了，手指頭也凍成青的了。那一個人沒有兒子，那一個人不是娘身上的肉呢？費老大娘的難過傷心自不必說了。今天早上，她借提水的機會，冒着危險去河邊山谷裏看了看兒子，使她由傷心而變成痛恨，那裏躺着不少的死屍，兒子費西禮的屍上，停了一隻飢餓兇惡的烏鴉，在費西禮的頭上，啄得砰砰響，人，已經變成石頭一樣了。費老大娘由傷心而痛恨，由痛恨德國人而一直恨到和德國人一塊睡覺的賤貨卜霞。她常常暗暗的罵：這個本地貨，叛徒，她爲了絲襪子、德國酒而出賣了祖國，出賣了左鄰右舍親戚朋友，出賣了親丈夫，她是把一切都出賣了的奸賊。一想起她住在這屋裏，躺在鴨絨褥子上，把老大娘呼來喚去，把她不放在眼裏，擺着太太的臭架子的時候，費老大娘的心肝五臟都氣火了。聽了卜霞要告訴德國人顧爾泰，她就咕噥着：『呵哈，爛貨！你總有那一天的，總有那一天的，總有一天會叫你悔不當初！』這時候卜霞已經起床，跑到廚房裏，從桶裏取水喝了。翻眼看

着老大娘在削土豆子，自言自語道：『這土豆子怎麼這樣小？』老大娘什麼回答也沒有。卜霞又補充道：『這兒從來都是這樣小的土豆子嗎？』老大娘還是不說話，卜霞真有點冒火了，問道：『你怎麼可以完全不理我呢？我總沒有對不起你的事吧？』可是老大娘就是不理她。她怒氣沖沖的捏着拳頭，對老大娘說：『你幹嗎不理我，我是害傳染病的嗎？』費老大娘一下就站起來，指着她的鼻子罵道：『你比害傳染病的更壞，更壞，你將來死得比長大麻瘋的人死得更壞！真是一娘生九子，連娘十條心，你的姐姐是正當當的女教員，你却只知道睡覺！只知道要襪子……我真不好意思叫你……可是你的顧爾泰永遠不會帶你走的，他把你像姨子一樣丟了，你們倆在這兒待不久的，我們的紅軍到了的時候，叫你們瞧一瞧看！』卜霞氣得發抖，說道：『好吧，好吧，我告訴顧爾泰，你去挑水爲什麼去這麼久！他一回來，我就要告訴他的！』老大娘跳起來，把兩手舉到胸口



費老大娘一下就站起來，指着她的鼻子罵道……

上，問道：「你從什麼地方知道我上那去了？你從那知道？」卜霞裂開嘴冷笑道：「我所要曉得的都曉得呢。」老大娘氣得還想罵她，可是這時候門外一陣皮鞋響，殺人魔王顧爾泰回來了。

第二回

賊告密，袁林娜被審
兆吉祥，村子裏出虹

且說德國駐村上尉顧爾泰進得門來，兩個女人就都不說話了，卜霞隨他走進臥房，就嘟着嘴倒在床上，顧爾泰說道：「剛才村長來告密，我已經把那姓袁的女游擊隊員逮捕了，一會兒就去審問她，這個鬼地方，真麻搭，怎麼？你在家裏很悶嗎？」說着就坐到床邊上。卜霞正是一肚子沒有好氣，答道：「很悶？悶得很咧……你出去逛你的，可是我在這兒同這討厭的老母豬……你不知，她近來老是逗我生氣呢……」上尉顧爾泰安慰她道：「小糊塗蟲……這兒你是女主人，明白嗎？你悶什麼呢？這兒又有這麼多唱片，不會把留聲機上起來？我要有你這樣開才好哩……這個戰爭……這個地方，還不定有什麼事發生。這些人都是木頭，啞吧，呵呵，有人告訴我說這兒的一位女教員是你的姐姐？」卜霞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戰爭，一切總是戰爭……你可以請點假，把我從這兒帶走也好。」上尉顧爾泰笑道：「小糊塗蟲，現在不是請假的時候。把你一個人送到德國去幹什麼？喂，你有一個姐姐嗎？」卜霞說道：「是的，有一個姐姐，又該怎麼樣呢？」

上尉顧爾泰皺着眉頭說道：「你的姐姐不大喜歡我們。你從來沒有提過你還是有姐姐的……真的，到時候了，我要去審犯人，你開開留聲機吧，來，我這裏有一點小東西，給你一點可可糖，我要走了，今天公事一大堆。」說完把一包可可糖丟給卜霞就走了出來。

衛兵在外面凍得要命，在房子前面跺着腳，盡力的使腳暖起來，見了上尉顧爾泰，打了一個立正。他拐向村頭的廣場，村子真冷清清的，一個人影也沒有，只有從前村公所（蘇維埃）的大房子前，擠滿了士兵和下級軍官。他們都立着正。他帶理不理的走進了自己營司令部的辦公室。對站在那裏等候開審的士兵說道：「把她帶來！」

他坐到桌子後邊，打了一個呵欠。羨慕卜霞成天可以躺在床上睡覺，可是他不行，天不亮就爬起來，整天都是辦不完的公事。

士兵把一個穿着厚皮襖和黑衣服的女人帶進來，蒼白的頭髮，從頭巾下露出來，很艱難的站到桌子跟前。這使上尉顧爾泰不大相信，根據村長告密的情形，這個人雖不是三頭六臂，總該是兇惡強悍的，心裏想：也許兵士們弄錯了，他問道：「姓什麼？」她答道：「袁林娜！」上尉顧爾泰又問道：「你當過游擊隊嗎？」袁林娜冷冷的答道：「我當過游擊隊的。」

這種意想不到的回答，使得顧爾泰哈哈大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你為什麼回到村裏來呢？他們派你來幹什麼呢？」袁林娜答道：「誰也沒有派我。我自己來的。」顧爾泰又問道：「是

的，自己……爲什麼回來呢？」

這老女人袁林娜一聲不響。上尉顧爾泰就皺起眉來，無聊的轉動着手裏的鉛筆，追問道：「那麼你究竟爲什麼呢？從前在游擊隊裏，後來就突然回家來，回到村裏來嗎？你爲什麼被派回來，最好一下子說出來吧。沒有什麼可說的麼？」袁林娜道：「我自己回來的，我幹不下去了。」

顧爾泰一聽就興奮起來了，笑道：「你幹不下去了……爲什麼？事情不好嗎？在我們最後一次進攻的時候，把你們的指揮官打死了嗎？部隊垮了嗎？」袁林娜答道：「關於部隊，我一點也不知道。我是回家的。」上尉顧爾泰說道：「怎麼忽然回家呢？你相信游擊隊的一切都是做夢、罪行、土匪行爲嗎？不願再幹嗎？」袁林娜搖了搖頭說：「我幹不下去了。我回家生產的。」上尉顧爾泰說道：「什麼？生產！」袁林娜答道：「回來生小孩子的……」



這老女人袁林娜一聲不響。上尉顧爾泰就皺起眉來，無聊地轉動着手裏的鉛筆，……

顧爾泰笑起來，就像老母雞生了蛋一樣的笑聲，咯嗒咯嗒了好一陣子，使得袁林娜直打冷顫。顧爾泰看了她這個樣子，忙問道：「你冷嗎？這兒生着火，可是你好像在冰天雪地裏一樣。把頭巾取了下來！把大衣脫了！」

袁林娜沒有辦法，脫了皮襖，挺出那懷孕的大肚子來。她很困難的呼吸着，腳站得發軟了。可是顧爾泰不斷的發問：「是你在上禮拜把橋炸了嗎？」袁林娜很痛快的答道：「是我。」上尉顧爾泰追問道：「誰幫你的？」袁林娜說道：「誰也沒有。我自己炸的。」上尉顧爾泰有點生氣了，說道：「胡扯，我們曉得的，不必隱瞞，你一下子說出來吧。」「沒有什麼可說的！」袁林娜又補充一句道：「誰也沒有，我自己炸的。」顧爾泰又轉到別的問題上去，說道：「呵，好吧。可是你們游擊隊在那兒呢？……你從那兒回到村裏呢？隊長的名字叫顧良畏嗎？可是這是外號，你說吧，他的真姓名叫什麼？」袁林娜還是一聲不響，顧爾泰發火了，從桌子後面站起來，惡狠狠的說道：「你到底說不說？」這時候恰巧有人敲門，卜霞推門進來了，顧爾泰忙問道：「有什麼事情發生了？」卜霞笑道：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，我想你了！喂，你馬上就完了嗎？」她說完就坐在旁邊一張空椅子上，瞟了一眼袁林娜的大肚子。門口的衛兵也抿着嘴笑。上尉顧爾泰有點冒火了，說道：「我對你說過多少次了，不要到這裏來！這成什麼樣子？你瞧，我有事，我一得空就回去的。」卜霞受了委屈似的噘着嘴道：「我悶得要死，你總是不在家，……同

一個老女人談話有什麼開心呢！這事情別人就不能辦嗎？」上尉顧爾泰用鉛筆敲着桌子邊說道：「我不是告訴過你，這個老女人是游擊隊員嗎？」卜霞可是不大相信，說道：「女游擊隊員！顧爾泰，你瞧一瞧吧，她眼看就要生孩子了！」顧爾泰很不耐煩，對她揮着手道：「你走吧，走吧，我就來！」卜霞却又撒起嬌來，側着頭說道：「顧爾泰，我的寶貝，我坐一會，聽一聽，好嗎？對你有什麼妨礙嗎？」上尉顧爾泰說道：「呵，坐你的吧，不過這也很無聊！」

卜霞坐在旁邊，暗暗好笑，想道：「這真是笑話，這是多麼可笑呵，顧爾泰怕游擊隊，就瞎抓一個什麼女人來了。」可是顧爾泰還是一本正經的問袁林娜，總想知道什麼，才上來，卜霞還聽着問題和回答，可是馬上明白，這的確也是無味的。上尉顧爾泰時時刻刻問着同樣的事情，袁林娜時時刻刻用那同樣的話回答着。顧爾泰很生氣，拍着桌子問道：「游擊隊藏在那裏？」袁林娜還是同樣的回答：「我對於游擊隊一點也不知道。都走了，可是上那兒去了，我不曉得。」上尉顧爾泰一直問了四個鐘頭，毫無結果，他憤憤的把紙疊起來，鉛筆往桌上一丟，叫道：「甘斯！」一個士兵應着走進來，他揮手說：「把她帶到敝棚裏去。坐在那兒受一受凍，也許會使你清醒起來的。你去坐一坐，想一想，你打算好了的時候，就招呼衛兵吧，他會報告我的。」他氣沖沖的鎖了抽斗，對卜霞道：「走吧，一塊吃飯去。」卜霞高興得跳起來，兩個人因為肚子餓了，出得門來，穿街過巷，走得很快，皮靴在雪地上踏得噠噠響，北風刮在臉上像刀子一樣。可是這時

候，在那遙遠的琉璃色的天空裏，出了一道弓形的彩色的虹，一直向上升起來，消失在高空裏。顧爾泰停下脚步，很驚奇的問卜霞道：「你們這兒冬天有虹嗎？」卜霞想了一下答道：「不，以前沒有過。我們走吧，冷得很，我的腳都凍了……」顧爾泰還看着天空說：「聽說虹是一種好兆頭……」卜霞不耐煩的扯着他的袖子說道：「走吧，虹就是虹好了。」兩個人這才向家裏走，到了門口，費老大娘和站崗的衛兵也在看虹，顧爾泰又說道：「聽說虹是一種好兆頭。」費老大娘唔了一聲，答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，聽說虹是好兆頭。」她心裏却想：「那就不知是誰的好兆頭呢？」顧爾泰這才走進屋去。

吃完飯，顧爾泰又想起袁林娜這位女游擊隊員來，想設法叫她招口供，就是一點也好，他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又下了一道命令給看守的衛兵。

第三回

不招供，袁林娜受刑
送麵包，血濺窗戶口

却說顧爾泰的命令，經過事務長查忤之，就由看守袁林娜的衛兵去執行，於是一場悲慘的事情就開始了。且說袁林娜原是本村人，已經四十出頭的年紀，她的丈夫最近陣亡了。革命以前，她在地主莊園裏做活，給老爺割麥子，擠牛奶。革命以後，在集體農場裏做活。游擊隊一組成的時

候，她就加入了游擊隊。因為她常到附近樹林裏找燒柴，對每一條小路，都很熟悉。她記得每株灌木叢，密林裏的每一棵樹。她就在游擊隊裏擔任偵察的工作，供給游擊隊許多寶貴的情報。當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的時候，她還儘可能的隱瞞着她是孕婦，不讓人家知道，怕隊長不讓她担任最重要的工作。這一直到游擊隊的同志們都發覺了這件事，她就決定回村子生產。本來，回到自己的村裏是沒有什麼危險的。一來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，德國人並沒有本村人口的詳細統計，二來又都是自己人，都是一同受過苦，一同翻了身的貧僱農，都是集體農場的農民，她相信不會有人投降德國人的。第二天，她躲過了敵人，可是第二天她却被捕了。這是本村村長賈德禮告的密，賈德禮是德國人帶來的蘇奸，這是袁林娜首先沒有料得到的事。現在她已經被捕了，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，就是下定決心不招一個字。白天審問完畢以後，兩個德國兵把她關在敵棚裏，空空洞洞的一間大房子，北風從很高的窗戶裏吹進來，冷冰冰的，她在一堆麥稈上坐下來，她已經太累了。這樣在冷風裏好不容易挨過了一個下午，一個黃昏，她的頭巾和皮襖，還留在白天審問她的那間房子裏，只有身上的單薄的衣服，來熬過這冰凍的夜晚。村子裏是靜悄悄的，大概針掉在地下也可以聽得見，忽然，她聽見囉囉的皮鞋聲，門開了，兩個拿槍的德國兵走進來，不知噤噤咕咕說些什麼，兩個傢伙哈哈大笑，就動手剝袁林娜的衣服，她沒有一點氣力，又穿得單薄，自然，一下子就剝得赤條條的了，她被趕到門外，月光照着白雪，悽慘慘的讓人眼睛，士兵托着槍在她

後面，雪亮的刺刀在月光下閃着陰森森的寒光，士兵押着她赤條條的在冰凍的雪地上跑，可是她跑不動，她是向前欠着身子，拚命的開着小步，蹣跚着。她的挺着的大肚子，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。當袁林娜稍微一停的時候，槍上的刺刀，就照着她脊背上刺起來，士兵吆喝着，叫喊着，袁林娜又拚着力氣向前走，彎着身子，打算跑起來。向前跑一陣，士兵又逼她往後跑一陣，這樣照着老樣子來回跑，德國的劊子手們哈哈大笑，袁林娜跌下去又爬起來，爬起來又跌下去。她不屈服，不聲不響，咬着牙，被尖銳的雪塊刺傷的腳上，流着血。尖銳的疼痛，使她的頭轟轟的響，背上也流着血，滴着，滴在那冰凍的慘白的雪地上。袁林娜又跌倒了，士兵叫道：『快點，來，照她肚子上來一槍托！』另外一個士兵道：『那一下子就會死了的，她什麼還沒有供出來，上尉要把所要的話從她腸子裏挖出來。』那個答道：『對的。……喂，你這傢伙，走呀，喂！』說着，又在她脊背上刺了一下。士兵狠狠的罵道：『你想什麼，這是同男人耍着玩嗎？走吧，該死的東西！』這樣弄了一大陣，兩個士兵疲倦了，又把她趕回敞棚。一個士兵說：『這傢伙害得我們凍壞了，真冷呵。』說完，兵兵一下，敞棚的門就關上，上了鎖，士兵們走了。袁林娜只覺眼前一陣黑，一下就倒在那堆麥稈上。

外面靜悄悄的。袁林娜全身好像火燒一樣疼痛。她不能睡着，也不敢睡着，還不定會發生什麼事，她把眼睛睜得很大，望着好像豆腐乾一樣小的窗戶，從那兒射進來一點月光。